

长安街设计问题调查：中国国家大道在哪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9_95_BF_E5_AE_89_E8_A1_97_E8_c57_614495.htm “一个怪在形象；一个怪在密度，又高又密。”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王景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位于长安街核心地带的国家大剧院和东方广场是两大不协调的败笔。“巴黎的历史风貌保存得非常完整，在巴黎也有很怪的建筑，如蓬皮杜文化中心和阿拉伯文化中心，但由于巴黎在高度控制上严格按照规划办事，所以它的总体面貌比较好，很协调。”王景慧拿京城与巴黎做了一番对比后说，“北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理想，因为长安街建筑的整体高度和体量不断被突破。”长安街在东方广场之前，北京饭店的高度突破了长安街核心地带的高度限制，高度达到70米。但王景慧表示，北京饭店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在那个时期犯错误是情有可原的，而东方广场不应该犯类似的错误。结果东方广场却偏偏与北京饭店看齐，大大超出了该地段原控制规划高度不得超过33米的规定。所以现在从天安门由西往东看，东方广场恰似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长安街上。由于它本身不是中国传统建筑而完全是一个西方建筑，无论从它的高度、体量还是建筑风格上，都与长安街核心地带原有建筑不协调。而从景山和北海向南看，在建的国家大剧院形似一个“巨蛋”，和周围故宫、中南海的皇家园林风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人一种“突兀”和“喧宾夺主”的感觉，带给人们的不是视觉上的享受。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隔街相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时萌也向记者表示，正是

由于有了东方广场这样一个坏的带头作用，后来长安街上类似的西式建筑就不断地冒出来。“对长安街来说，这条在炎黄子孙心目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第一街’到底如何定位，在长安街上该建什么样的建筑，涉及到长安街功能如何定位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乃剑说：“长安街作为北京纵贯东西的一条主线，作为京城‘两轴’中的一条实轴，在进行城市规划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交通功能。作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长安街承担疏散人口和车辆的功能责无旁贷。长安街的第二大功能是服务首都承担国家、政府大型政治活动、集会、游行等，作为这些活动的场所。长安街的第三大功能则是旅游功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游客观光的黄金线路。”张乃剑认为，东西长安街如何定位，从这三大功能来考虑比较准确，但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功能定位的错位，出现了诸如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等与长安街功能不协调的超大型商务建筑，很多商业建筑甚至包括“总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长安街上挤，加重了长安街原有的功能负担，统一的风格被撕裂。商业行政中心区和商务中心区的积聚不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坏，而且超负荷的人口对长安街的承载能力形成很大压力，导致交通拥堵。“长安街大型商务建筑扎堆出现，与城市战略决策者自觉不自觉地首都及长安街强调为经济中心有密切的联系。如此一来，长安街的地位和形象就直接受到冲击”张乃剑指出。他设想，如果在长安街上少建一些大型商务建筑，多建一些具有民族风格和反映东方文明的建筑，长安街将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条街。东方广场“现代有余，京味不足”这是王景慧对长安街建筑的总体评

价。在长安街建筑中体现中国传统特色、北京特色是很多有识之士对长安街建筑的一种期待。用王景慧自己的话说就是：“建筑应该有时代特点，反映不同时期的特色，反映时代性，这是建筑的必然。但作为长安街的建筑，它应有一个统一的格调，表明它是中国的，是古老北京的。”长安街的建筑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一种是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建筑。中国的几千年古文明，造就的是飞檐翼角、朱柱金顶、斗拱彩画，要使古老东方的秦砖汉瓦等与西方现代建筑的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等完美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协调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王景慧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怎么联系，是建筑的一个创作问题。由于长安街跨越时空长达数百年，如何规划好、建设好这样一条相当长的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共存的街道，确实需要智慧和艺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夺回古都风貌”，结果很多建筑都在上面加了一个亭子。他坦言，目前长安街的建筑在吸取传统要素将其有机地与现代建筑融合一体方面，无论是在尺度、比例、色彩、符号、功能和平面布局的运用等方面，大多都还比较生硬。这也是为什么长安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彷徨、迷失的根源所在。“一个好的建筑设计，给人的感觉应是，她就应该长在这儿，与相邻建筑之间是协调的、对话的、共容的，具有协调和谐之美。”王景慧说，像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类建筑虽然都不是中国纯粹的传统建筑，但由于中国建筑师参与了设计，中国与前苏联两种文化结合得较成功。而张开济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虽然它是一个现代建筑，但你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它是后来建的，与古建筑珠联

璧合，浑然天成。如果长安街的房子可以建得既传统又现代，长安街就可以说是北京的长安街、中国的长安街了。中国国家大道在哪里？“长安街是中华第一街，应是中国国家大道，但长安街的建筑却是想到什么就盖什么的积习与惰性的产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谢冕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整体的思维。谢冕认为，长安街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又一个“随想”的累积，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可称之为与北京古城历史地位相称的，只能属于它的突出而稳定的风格。这是一种超大型的既看不到昨天（除原有的故宫“门脸”之外）又看不到今天，既缺乏传统色彩又缺乏现代精神的没有风格的街道。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分析表示，交通部紫铜色的办公楼，是在“夺回古都风貌”时期出现的伪古典大屋顶，戏语是“交通部盖大庙”；淡绿色的全国妇联办公楼倒是曲线玲珑，顶着同样不小的屋顶，依偎在交通部大厦雄浑身影西侧；恒基中心是“夺风”之后的新时髦：洋风建筑，从北京站一直铺陈到长安街的体量臃肿如恐龙，方锥型顶部用意不明；现代派的国际饭店名列20世纪80年代十大建筑，如今却身处尴尬，令人同情。老板用形式包装商品，长官用形式包装政绩。“我连建筑的颜色都确定不了。”长安街边一栋著名银行所在建筑的设计者这样说。有关建筑设计专家表示，即使图纸完成，施工时都可能再被添加削减。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上，有几个中国建筑师能像美国SOM事务所那样，在被问及“若有机会是否会设计东方广场”时义正辞严地答一句“NO”？他们认为，建筑是社会发展的编年史，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建筑。从好大喜功的西客站，到急功近利的东方广场

，再有比富竞奢的“中国凡尔赛宫”，无不在提醒：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制程序，没有尊重知识的习惯，没有起码的美学基础我们欠缺得太多。93岁高龄的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建筑要因地制宜，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文化适合其特有的建筑风格，就像故宫之所以受到全世界建筑设计大师的尊敬一样，因为只有中国的文化土壤才能够培养出来。“现在很多建筑设计学习国外大量运用玻璃幕墙，太浪费能源，这不是建筑设计应该发展的方向。”首都经贸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专家张跃庆告诉记者，长安街上的建筑应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体现中国古文化的建筑，比如故宫；第二是体现国家政治职能的标志性建筑，如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第三是体现中国首都的功能，主要是以各个部委为主的政府管理部门。张跃庆认为，长安街应该成为中国的国家大道，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政治职能，长安街上的建筑应该和天安门、故宫相映衬。所以，应该尽量淡化商业建筑气氛。在美国的华盛顿，国家大道National Mall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象征，这里有美国引以为豪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区，还有白宫等政府机构大楼和众多纪念碑，是再现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博览中心；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横贯城区东西，平分南北，有着法国国家议会这样的法律殿堂的威严，也有着艺术浪漫之都的迷人风情。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在意大利的罗马、在印度的新德里……在许多国家的首都，都有这样一条既是旅游者漫步观赏的“风景线”，又呈现出国家庄严的“国家大道”。专家指出，国家大道应该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荣耀，镌刻着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建筑的历史，饱

含着文明推演的故事，是一个民族形象、价值和力量的体现。但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大部分建筑却承担不起国家大道的光荣（天安门除外），马上就到建国 56 周年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大道？（王小霞）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